

武安縣志卷之十七

藝文 中

字跋

明



贈邑侯乾峯王公入覲序

宋之韓

聖天子纂承大業統一寰宇薄海內外靡不欣慰
向化翕然稱大治矣顧廣川大谷風氣難齊習俗
亦異若強弱若豐嗇若質文被化不無淺深然襄
麥之機有在焉傳曰上孟也下水也孟圓則水事



孟方則水方甚善喻哉漢賈太傅號識治體其樂
風俗曰使天下之人同心面嚮道類非俗吏之
能爲也則潛移默奪將必有資于精神心術之遵
面不在刑驅勢迫者武安高邑也界燕趙之間處
異氣好鬪健訟經生家富者以財賈貧丁衆者實
習衆寡三省牙制冠劫影射根株難拔當事者通
中老者至廣按臺上請求卓才重望以釐其節共
里雲玄會而表越三載矣茲當考績共意

爲之士類亦甘于孤弱不振故嘗有五穀稼穡
之嘆翁雅重學校羣諸士而躬課之故文教勃起
操觚者皆知其爲孔孟之徒而矜炫者亦自分爲
魚目而不敢肆侮矣豪右者武斷鄉曲質之官又
以力求勝越訴司府殆無空日翁審斷盡情虎翼
簧口者重懲之故時稱無訟而良民以息初以盜
發重罪勾引之徒而窮其巢穴故賊無所容他士
潛來者亦斃于鄉夫防範之嚴尋獲其黨而盡除

之蓋爲中土去一大蠹不止吾邑云又捐俸賞倡
義募修廢植傾公署肅然煥然賓至成悅廟剝壇
遺無不改觀神靈以妥而衣冠文物足華閭里浸
浸躋名邦景象矣是誰之功哉蓋乾翁以大方人
物政舉其綱事挈其領大體旣執百爲就緒非惟
人不之知乾翁亦不之知也自蒞任至今其風俗
丕變蓋大相徑庭者此其功德之入物視簿書期
會奚啻萬倍哉蓋嘗評之政事之備考之稱也非
考之王也風俗之正考之上也非上之上也變官

俗而述之正斯上之上也續此河以根巴又以紀
翁之續臺臣上之天子矣天子賜之十升久正書
之人言奚足重予曰薦言撮其要耳與典若寡人
耳其顛末之詳經理之實惟閭里旋倪耳馮邑人
方識之若非地方有文士紀之野史他日
采訪異治以入維吏傳無憑也矧風俗大學化人
惟一邑天下有然有詭者循者靡者鄙者悍者
馴者豈盡無契乎豈無所當拯拯者乎方不邑人
臺諫而抗言之爲台衡而力挽之以治一邑者

天下則化民成俗仰追帝王熙皞之盛爲聖王
佐成太平之治端自今日運之祐歟矣古人謂
相出自良吏非虛語也則翁之可賀不在茲乎

題宋孝子詩冊序

宗伯 董其昌

燕大夫鴻洲公祖出宋孝子傳欲侈歌其事當
張子虞侯爲人羣之選也式虞侯之間授之
詩於名公髦士間虞侯雅推不佞借余鶴子
請廢韻余披孝子傳泣然重然之祭名大王

先生孝子傳

心而習補小升之舉者天不生才
學諫垣移孝爲忠表揚盛美先生卽有號爲王少
所見哉燕大天佐松雖縮兵符樹旌旄東藩三也
在禮賢親民教之修其孝悌忠信令有勇知方每
際昇平之代縱一旦烽警突起曰已有長城矣
此舉豈徒以鉛槧爭後蓋詠孝喻俗無乃借教邑
之高標作三吳之型範而孝治吾松耶真可語
也良莫也虞侯江表偉人名聞京國而傳文於
世家亢宗大雅俱不預門外事者今且挾冊致

一
悲懇且晚坐余齋頭務祈索和是何但恪遵公泥
之命亦其天性善根深契於孝子之衷而爲之安
居千里之遙乎哉獨以夜光滿盤胡須不佞長安
遂不復詩漫題數言於冊首闡忠臣孝子之若
必得採風者疏聞宸聽當有異典旌詔以示
若一佞言又何足爲宋公重也

孝子傳敘

翼

張子諱紹祖字克紹別號揚武其先山良人
洞人敦傳而至太非人此兄爲人先兄此次爲人也

仕遠左兵憲兵憲公世以孝聞克紹生而習誦篤
孝誦讀孝親一念其天性所鍾也克紹垂髫會父
明軒公諱志秋聞赴試兵憲公家居暴得疾疾病
革家人務得無措克紹一一遵禮制具衣棺明軒
公聞訃奔喪哀毀不勝以克紹能盡禮稍自慰及
服闋明軒公復不售循例以貢入太學志鬱不伸
發憤過盛兩目俱盲克紹奉侍惟謹常以舌舐目
目竟有光克紹心喜未幾目雖愈而腹臑克紹百
計求醫罔效每夜焚香籲天願以身代明軒公疾

一 大翔呼克紹曰汝父一生攻苦非欲邀升斗精
一 承成名爲恨耳今兩弱息尙在襁褓幸汝差長好
一 善爲之囑畢溘然而逝克紹擗踊呼天淚盡繼血
一 氣欲絕者再四母智氏憫諭少甦結廬墓側悲號
一 三年宛如旦暮終以父志未申謀諸當路請授一
一 銜果得遙授山西平陽府經歷克紹心慰二季漸
一 長延家塾課章程奉尊慈訓兄弟接武俱列庠序
一 人謂克紹旣能子又能兄明哲庶幾其不死哉夫
一 當世之爲人子者疇不知誦南陔咏蓼莪而

為公天啓初公之母之孕生於孔子所稱閭閻
而為公所以當此哉嗟之乎聖人立身莫先於孝
人經世世恆明樂聞克紹之事彰彰如是則求忠
于於書卷之所曾世儼以奉行微士則毛義之微
又若及於然紀安奉檄而人克紹其能不色喜乎
議當道薦楊堯舉詩贈堯稿集傳余為之敘

甲午紀事也疏

董應龍人常州

奈讀孟王老至公并丑問浩然之氣口善養曰難言

誠為後防夫趙金民造此林沐矣早疏而前織趨
而惠習之有譚道義之白晝而暮則反是有作
完全將之大遂而忽且其術中有門戶迴懸
羣衆壁立而父同妻子之念猶出于胸且姑忍焉
一色色亦無無盡止惜養本善氣故餒餒並
而不見我所稱浩然其以老者通如然服文

張翼先生當蘭溪橋用度天字

三子夫西耳而蘇東是

之化奈何欲效唐虞

治乎數其必可去者太

不可讀者三疊萬千言

刺骨落膽疏上而天子

然怒疑有以使之者

御復挺然身之曰九廟英

靈實式憑焉丈夫作事

我不負我耳寧用使之者

爲疏再上天子怒益甚

諸璫重亦盡在趙會南北

兩臺省交章言侍御言

是宰相若得一敵國然乃

深計以懲後令無妄言

君而侍御歸田之命下矣

侍御自歸田以來養益

雪浩然之氣盈盈兩間轉

古今與義究天人分際

又章爾雅恩施甚美莊嚴

不治產業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天下名士翕然
鄉風余不佞間以便過從每握手道相知晚因得
遍覽諸疏爲付劄劄先生弗願也余曰賈生至言
迄今令人流涕侍御縱能秘光于今日其能令史
冊間不照耀乎蘭芷芎藭棄于廣野其又安能久
一臥東山付蒼生不問乎聊序數語以廣其傳如此
倘謂高陽徒非儒人也罷驢乃與騏驎爲馴耶豈
謝不敏

蓮微草山房

卷一

蓮微草蓮微亭作也蓮微亭易蓮而作也時俗之
求而不能入之所勉也未嘗學焉而求者日至辭
之以爲謙拒之以爲悵藉罪于友朋則與惡獲罪
于父母公祖則俱禍二者交慎則慚甚久而知吾
之慚也求之者蓋亦寡矣四十年來不使人不誤
鬼拙之力也私心深自思甲午維維關乞骸骨春
葉之餘博覽羣書始知弔閔序記古人有之而非
人之所得辭也忻忻有效頌之恩焉而一操觚動

易數紙若有數十斛宿酒在腸胃間格格不下而
頰皆赤作數日惡效頓非真學步皆假豈其資之
不逮歟而所學未加務也乃悉搜存藁又作三難
災之于木以勸後父兄之教不可不先子弟之率
不可不謹此物此志也夫

隱憂序

閻秀 汪祐延

延世胄女幼學操觚止心篤志謬攻奪盡者業生
之不辰際懷折懷崩口累邪行朝露擗掄久矣寧
復郡耶責其之泣則心奚傷憂作風六有可悽

始自崇貞己卯延春十有七也流醜猖狂邑
敗績哀哀我父母從義而終延一劍自懷匿於楊
之穴處幸免難寇退始出時神昏目亂行不知所
之得老嫗余氏導而絕跡避危至一宅爲士學官
適上寇洶洶若湯斯沸就燼餘小室同一婢婦盛
氏共匿之詢其主翁主母伊泣訴之而哀極稱長
公傅生三麟者髮亦未髻儀聰而俊德厚而溫
三朝夕父子獲無恙歸果如盛稱與居十有二日
無一耳一目相及又母難未逢愁泣之容盛於色